

書評

《流離尋岸：資本國際化下的「外籍新娘」現象》，夏曉鵬著，台北：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2002年，269頁，NT\$300。

作者從事當代台灣社會中東南亞婚姻移民現象之研究已有十年，為國內相關學界的先驅者。跨國遷移是冷戰結束後最新一波全球化狀態下的普遍現象，婚姻移民為跨國遷移之一種重要形式，而台灣社會科學界固然於過去十年中因應著西方學界的發展，開始大談「全球化」的意義，卻極少注意（或有意無意地忽視）資本跨國流通、人口遷移與性別角色分工間的互相建構關係。就這點而言，作者的研究確實做出了拋磚引玉的啟發性任務。此外，作者與「美濃愛鄉協進會」的同仁於1995年7月於美濃開設的「南洋姊妹識字班」，也成為今日全國各地相關組織與活動的基本模式。作者在第七章「識字班，姊妹班」中詳盡描述如何援引Freire的解放教育觀與Boal的「受壓迫者劇場」等概念，並如何透過不斷與南洋姊妹（與她們的台灣配偶）的積極互動，以逐步實踐解放教育的理念。社會學研究者多半自限於學術象牙塔中，較少與社會現實互動，更遑論積極參與社會運動。就這點而言，作者參與識字班的經驗回顧，對社會學理論與社會實踐間的關係做出了具體的批判性回應。

與國內絕大多數的社會學專書和論文相較，這是一本相當罕見地具有高度研究者自我反思性的著作。這個反思性可初窺於此書封面和封底的兩幅照片上。對「外籍新娘」懷有窺奇意識的讀者，恐怕會期待於書面及書中得見「揭露」這些女性「真實面」的照片，但我們見到的卻是作者母親同村好友「瑪莉阿姨」與前駐台美軍丈夫「約翰叔叔」的全家福合照（封面）、作者幼年時與「黛比」（前述跨國婚姻的小女兒）的合影。這本書在相當的程度上企圖扭正或甚至反轉既存

台灣社會對東南亞婚姻移民者的刻板印象和種族歧視下的偏見（特別可見第五章「真實的社會建構——大眾媒體的建構」），並試圖引領讀者建立與這些女性的「同理心關係」(empathetic relationship)，而建立此種關係的首要策略顯然在透過諸種敘事形式(narrative forms)以讓讀者領會汗名者的認知與情感生活。前述照片的選取是一種敘事形式，目的應該在藉著作者回顧美軍駐台期的「中美聯姻」模式，以彰顯支撐跨國婚姻之全球政經權力分配的關係。在此書中文字陳述的部份，作者也相當有意識地交雜了數種敘事，以進一步推展前述的策略。這些敘事包括：作者如何進入美濃，並因而確立「客家女性」的認同敘事、¹ 作者母親與「瑪莉阿姨」交好的過程，二者如何因為對現代性的期許，先後至台北「幫傭」，並與不同族群或國籍的男子結縭、作者幼年與在台求學期間對美國文化的嚮往、作者在美求學期間所深刻感受到的多重種族歧視。與美濃東南亞婚姻移民有關的敘事則包括：台灣在雅加達辦事處承辦婚姻移民業務者的說法、台灣大眾媒體歷來對這些女性的「社會問題化」描述、婚姻移民女性自己的聲音、她們的台灣婚姻家庭成員的說法、識字班台籍幹部的自我反省。以上是相當複雜的敘事鋪陳策略，我也認為這個策略運作地頗為成功。

在理論結構方面，作者採用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以分析跨國婚姻的形成與此婚姻形式中可能蘊含的不平等權力關係。這部份的分析主要分為兩個方面，第一個面向為，美濃一級產業生產模式（製菸業）於二戰後的變化（包括台灣加入 WTO 因而將菸作私有化的巨大影響），而此生產模式又如何與在地客家族群的文化形式互相加成(mutually reinforced)，進一步地深化家庭結構加諸個人²的情感規訓力量。

-
- 1 這個敘事的表現方式頗為多元，其中一個我認為很有意思者在封面反頁的「作者簡介」。此簡介起自作者的出生年份與地點、何時初次吃蘋果並以為自己會說英文、首次去美濃、於美求學時控訴系主任種族歧視，終止於「1999年與美濃客家人結婚」。這裡所謂的「個人」僅指「男性」，也就是日後與東南亞女性結縭者。全書中我們無法得知當地適婚年齡女性（即前述男性的姊妹）和「非外籍太太」的想法，這恐怕是本書一個值得討論的瑕疵。作者在試圖賦權美濃婚姻移民女性時，是否不自覺地架空了後者的主體性呢？
 - 2

儘管這部份的描述與分析就全書頁數而言甚短（僅佔第二章「探索的路徑」中最後一節「主要田野地點——美濃」的六頁，pp. 43-49），但仍對日後的研究者提供頗值得參照的「在地政經分析方式」。

第二個政治經濟學的分析面向出現在第六章「資本國際化與商品化跨國婚姻」。於此章中，作者沿用 Wallerstein 的「世界體系」理論，將歐美、台灣、東南亞其他國家分別納入「核心」、「半邊陲」、「邊陲」國家，並據此論證越南、印尼等「邊陲國家」的女性與台灣（「半邊陲國家」）男性結縈的全球政經結構背景。這部份的分析是我認為本書或許較具商榷之處。晚近國際學界從事跨國遷移研究的學者對世界體系的分析模式已有批評（如，Castles and Davidson 2000），主要的論點在於此分析模式過度強調政治經濟的結構性面向，故而可能忽視了遷移者個人的能動性與主觀的慾望，以及廣義的遷移工業(migration industry)於跨國遷移的行動中所扮演的多元複雜的角色。此外，世界體系的理論架構過度重視「核心」、「半邊陲」、「邊陲」國家間的宰制或主從關係，因而少談「輸入國」(receiving countries)本身的民族國家想像與設計模式，可以如何於國境管理、公民身分、主權維護等等面向上規範或甚至限制了跨國遷移的形式、以及本國人對移入者的對應模式。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於末章「課題、趨勢、願景」起始，藉著 1997 年美濃愛鄉協進會受邀於某「全國性的婦女會議」中表演舞台劇的屈辱經驗，指出東南亞婚姻移民女性何以不為「正統」的「婦女運動」參與者或主導者視為「有資格的服務對象」（頁 230）。作者的陳述並暗示此種有無資格（或是否正統）的分疏，乃奠基於某種與階級、種族和國籍緊密連結的意識形態。晚近有關婚姻移民與移民政策的公共討論中，我們似乎再度窺見前述意識形態的操弄痕跡。近來國外從事婦運和新社會運動(New Social Movements)的研究者已經指出，「本質主義」(essentialism)或「基本教義主義」(fundamentalism)在全球化脈絡下於諸多民族國家的復興，是各國已體制化的婦女運動團體越來越不能迴避的問題。³ 對於國內關心性別平權議題的讀者，

我認為作者的觀察相當值得借鏡。

趙彥寧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參考文獻

- Castles, Stephen and Alastair Davidson (2000) *Citizenship and Migration: Globaliz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Belonging*. New York: Routledge.
- Della Porta, Donatella and Mario Diani (1999) *Social Movements: An Introduction*. Oxford: Blackwell.
- Ray, Raka (1999) *Fields of Protest: Women's Movements in India*.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3 Ray (1999) 針對印度婦運回應與批判印度教基本教義派 (Hindi Fundamentalism) 動員性別仇恨政治的觀察，我以為頗值得參考。有關新社會運動研究者對諸如種族、外來移民與國族有關的新右翼組織的分析，可參見 della Porta & Diani (1999)。